



资料图片

父亲患脑萎缩好几年了，今年眼睛又不大好了，趁国庆放假，我带他来眼科医院。说好了我们各自从家里出发，我去车站接他，见面还是有点不悦，他穿的还是十年前的衣服，样式老不说，还有股霉味。我埋怨他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换，他略显不安地说，老了，穿啥都一样。好好的，总不能扔了吧。还有鞋，我穿上给他买的老北京布鞋，他总说穿着舒服，今天却不再穿。仔细想想，好像每次出门他都是这身打扮。

我搀着他走进医院，每次排队都反复安排他别乱走动，在原地等我，他都很听话，医生开单子要我交费时他突然紧紧按住我不让交。他很大声地问医生要多少钱，如果要花三百五百的他就不看了。他强调说，他浑身都是病，高血压（他其实是低血压）、脑动脉硬化、脑血栓、脑萎缩等心脑血管疾病，事实是他真有脑萎缩，其他都是听说的。他告诉周围的人别看他一身病，他一分钱都没花过，该死的人了，花啥冤枉钱。屋里人很多，大家听了都笑，他还是不松手。我小声告诉医生，就说不贵，就十块钱。医生笑着说了，他才得意地松手，慢慢跟我去交费化验做各种检查。路上，他小声说，医院都坑人，你得跟他们说你不看，他害怕你不花钱才会给你便宜些，这里面的事儿他都知道。排队检查化验诊断，忙了一上午，终于结束了，老年白内障，可以手术了。因

为农忙，我们想等几天再做。

从医院出来已是午饭时间，我问他想吃什么，他摇头说啥也不想吃，我建议他从没吃过的麦当劳，被拒绝了，吃水煮鱼，又被拒绝了，问急了他才慢慢说，他其实啥都不想吃，从不嘴馋，不知道啥叫饿，吃啥都不香。要非吃不行就喝碗胡辣汤，要挂“逍遥”牌子的。我搀着他转了两道街都没找到，中午实在不好找。他平时不吃米，不喝面条，一日三餐是稀饭泡馍、泡饼干蛋卷之类，我领他吃饭真不容易。我们最终在一家小饭馆里要了一份老式鸡蛋汤，又买一份西式糕点。他吃得很慢，很小心，很拘束，很少说话。我以为他牙不好，吃完饭才见他抖着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里面装着他的假牙和几块糖。

我以为我很爱他，给他买吃买穿，让他体面幸福，我其实是不知道如何去爱，我走不进他心里，因为他的二女儿当了教师，常把他当学生纠正他的不良生活习惯，还美其名曰为他好，他就下意识地为他的考上学的在城里教书的二女儿关上了心门。他的拒绝是想告诉她，他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得也很好。

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拉着父亲的手，像我小时候他拉着我一样，满怀爱与感激、不安与愧疚，我不敢放手，生怕一放手他就会忘了我的模样。我紧紧握着这双干枯的手，刹那间泪流满面。

我突然想到母亲，想到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一下子明白了，年近八旬的父亲，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甚至连女儿都认不清的父亲，却记得十年前母亲为他做的衣服、和母亲一起喝过的逍遥胡辣汤。母亲离开他十年了，他的记忆就留在十年前那些有伴的日子。没了母亲，父亲便不再记得幸福的模样。我们给他的却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我们却给不了。曾经身强力壮的父亲如今竟是如此孤独无助。

我以为我很爱他，我又何尝理解过他！

我们兄妹四人从不敢怠慢他，出钱出力从不吝啬，我们尽可能让他成为村里最体面的老人。十里八村都知道他有四个孝顺的孩

子，儿媳妇更是好到绝无仅有。我们能看到村里人羡慕的眼光，能听到村里人甚至知道他的人的夸赞，我们都以为他很幸福，有时会为他的不知足心生小小的不满。

村里有位老人上吊死了，人们都骂五个孩子不孝顺，父亲却说当爹的不想拖累孩子，只是没想到会给孩子带来伤害；他不止一次问我活着的意义，我不懂他的意思，还抱怨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不止一次把回家看他的孩子扔在家自己吃完饭就去打牌，我们还误会他不爱我们……

他有时会一个人待在屋里抽烟或躺在床上叹气，尤其是母亲去后第一年，他常在母亲埋骨的地里干活不知道回家吃饭；每年清明，他都早早把坟添好，坟上的草拔干净；母亲的祭日，他早早准备好纸钱供品；每年三十几晚上他都去看母亲……他对母亲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做的我们也只看到一部分，他的孤独我们不懂，他从不诉苦，他的苦我们也不懂。

我拉着父亲的手走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往事历历在目，我泪流满面。没有人知道这一天我的愧疚与伤感。最爱我的人老了，他看不清我的模样，痴呆到快要忘了他最爱的孩子都叫啥名字，他却知道清明，知道母亲的祭日，心心念念等着与她相见！

我们都爱父亲，却都不知道父亲的心思，不知道如何去爱他。

送父亲到车上，我说，爹，记得吃药，一天三次，每次每样一片，不能多吃，眼药水每天三四次，别忘了。他说好。

我说，爹，你要好好的，别生病，这就是我们的福气。他说好。

我说，爹，再过一个月就是你生日了，我再回去看你，你要开心点。爹说好。

我说，爹，农忙时你照顾家，闲了再出去打牌，别一个人闷在家。爹说好。

我说，爹，记着我是你的二闺女，叫凤悦。爹茫然地问，你是谁啊？

车走了，我掩面大哭。

诗歌

莲说（外二首）

■路雨

生于斯
长于斯
半亩方塘
是灵魂的栖息地

出身贫贱
却洁身自好
从不与众同流合污
落了个一世清明

谁没有一时的风光
成亦荣
败亦荣
既然这样
就哪里来
还哪里去吧

高粱

总喜欢自我拔高
因为骄傲
更因为热衷于炫耀
才在秋天
羞红了脸
弯下了腰

雪花

其实
就是一些固态的水
绽放在严寒的岁月里
内心
要不得一点热情
装不下一点温暖

土地的信仰（外一首）

■杨培成

时间淹没了记忆 颠沛流离留下了歪曲的车轮
高山流水与智慧。静静等待了数百年
生命总在春雨潜入夜的时候出现
赋予博大 慈爱 坚强

谁说每一块黝黑的土地没有信仰
百花芬芳是它默默给予给养
秋叶落下是它默默将其安葬
还有河水之滨高山之上是曾经的战场

二

这脚下的土地 承载了多少足迹 延长了

生命的距离 生生不息
它细腻的心 频频抚慰灵魂
它宽广的臂膀 缓缓抚养灵长
它无形的手 稳稳托起生灵
它温柔的唇 轻轻亲吻灵溪
这片空灵的土地
生于灵域 长于灵境 乃真性灵

跪在这片土地 捧起一杯土
纪念不是遥远的遥远
崇拜灵华天地间万物之母
土地 土地恩灵
土地的信仰
久久为功 驰而不息

谎言

景象已打眼里走过
镜像成了云集 疯狂涌现

风雨中的泥土
挣脱着枷锁
腐朽

要把谎言驯服
变为枪口的猎物

江南小巷

■梁正



只要有闲暇，我都会到那些小巷里走一走。

虽然有很多小巷也处于市中心，但只要一走进那深邃幽长的曲径，似乎所有的喧嚣都被隔断了开来，感觉到的，只有一种自在的恬静和淡然。走在青石板或碎石铺就的小巷，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和脚步声。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巷就只是一片沉寂，它虽然静谧，却也时刻彰显着生命的活力。小巷的历史，和城市一样古老，纵横交错，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如果说那些热闹的大道像一条条主动脉，涌动着速度与激情，小巷就好比那丝丝毛细血管，流淌着舒缓与安宁，在悄无声息中，支撑起城市的脉络。

小巷一般不是很宽，“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像这样留下了美好故事的“六尺巷”只是个例，小巷大都也就一米左右的样子，以青石板和碎石路为主，偶尔也有水泥路面的，但那都是属于城市在现代扩容的过程里留下的雕刻痕迹，总是觉得还是少了点什么韵味。信步走在青

石板上，看两旁的灰墙白瓦，一如那岁月沉淀后的颜色，古朴而雅致。虽然时光的侵蚀使青石板上遍布斑驳的伤痕，但空气中漫溢着的是安宁的气息。墙角，有一些墨绿的青苔，于这沉静中添了几分生机。

小巷两旁的房子不高，也有点破旧，历史比较久远。小巷里住着的人家两两相望，一派和谐，全然没有高楼里的那些漠然和隔阂。平日里，老人们互相话家常，下下棋，养养花，逗逗鸟，小孩子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玩耍打闹。虽然热闹，但就在这家长里短间，生活过得悠闲而舒缓，恬淡的时光，水流般地倾泻在迂回的小道上。就算是遇上下雨天，在小巷里也是别有滋味。“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当然不能期望也能够遇见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但却可以静静地倾听雨滴敲打在青石板上，一滴，两滴，三滴……清脆的声音拉得很长，犹如回到儿时嬉戏成长的时光。身处其中，令人浑然忘却了时间的流淌。

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地变幻，虽然小巷还是声色不动地沧桑着，但当我过了一段时间再走过去一条曾多次用脚步丈量的小巷时，发现那已经被列入了新的规划开发项目。小巷里的住户差不多都已搬走，往昔的热闹不再，“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映入眼帘的，是一些正在拆除中的残砖破瓦。慢慢地，这些小巷也正逐渐成为一段记忆、一段历史，不久的将来，这里又将竖起一栋栋高楼，成为新的繁华商业或住宅区。

生活在江南，最喜欢小巷，青瓦白墙，老酒飘香，乡曲意浓。小巷的未来会是什么样，我们都不能下一个定论，只是，我们能够记得，小巷曾经带给了我们很多，也就够了。

游动物园随感

■张鹏

某一天，当猴类的智慧达到某个高度，使它足以意识到，自己竟然是一只被人类观赏、戏耍的猴子，这样，对它而言，是一种大幸，还是大不幸？

二
动物们大多很瘦，越是原本剽悍者越如此，如虎、狮、豹，为何？

是饲养员克扣他们的口粮？是失去了纵横驰骋的山林、原野、安逸？还是想念自由，想念伴侣、友朋，相思使之瘦？

三

可怕的栅栏。
可怕的兽圈。
可怕的鸟网。
可怕的鱼池。
.....

四

有没有这样一天，具有更高智慧的外星人在某星球上建个“地球动物园”，供外星人参观？

其中当然会有“鸟园”、“鱼园”、“蛇园”、“虎园”等等。

特别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园：人园。下面又分“黄种人园”、“白种人园”、“黑种人园”、“巨人园”、“侏儒园”、“美女园”、“帅哥园”……